

人與我們爭口氣也是好處。武松道：既是吾嫂厚意，今晚有行李便取來。婦人道：叔叔是必記心者。奴這里專候。正是滿前野意無人識，幾點碧桃春自開。有詩爲証。

可怪金蓮用意深

包藏淫行蕩春心

武松正大原難犯

耿耿清名抵萬金

當日這婦人情意十分慇懃，却說武松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。鋪蓋交土兵挑了，引到哥家。那婦人見了，強如拾了金寶一般歡喜，旋打掃一間房，與武松安頓停當。武松分付土兵回去。當晚就在哥家宿歇。次日早起，婦人也慌忙起來，與他燒湯淨面。武松梳洗裹幘，出門去縣里畫卯。婦人道：叔叔畫了卯，早些來家吃飯，休去別處吃了。武松應說到縣里畫卯已畢，伺候了

92

一早晨，回到家中。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，安排下飯，三口兒同吃了飯。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，遞與武松。武松道：交嫂嫂生受。武松寢食不安，明日縣裡撥個土兵來使喚。那婦人連聲叫道：叔叔却怎生這般計較？自家骨肉，又不服事了別人。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，奴家見他拏東拏西，蹀里蹀斜，也不靠他。就是撥了土兵來，那廝上鍋上灶，不乾淨，奴眼里也看不上這等人。武松道：恁的却生受嫂嫂了。有詩爲証。

武松儀表甚搗搜

阿嫂淫心不可收

籠絡歸來家里住

要同雲雨會風流

話休絮煩。自從武松搬來哥家里住，取些銀子出來，與武大交買餅、傲茶果，請那兩邊隣舍都開分子來，與武松人情。武大又